

三月的徽州

许若齐

大地的清香

魏芳芳



许若齐，教师，现居合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过多部文集。

徽州的春天往往来得很早。最先变化的是凛冽彻骨的风不意中变得轻盈温柔，你突然觉得可以伸直腰杆兜迎着它并乐意接受它的抚摸。

植物比我们敏感，细细地看村头那片杨树，尽管秃枝干杈，但挺拔的干躯上已悄悄泛出了淡淡的青晕，如同少女的羞涩；屋前的柳树抽发出长长的柔软的枝条，上面萌出米粒般大小鹅黄色的点点。动物则用肢体语言表达着内心的喜悦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大大小小的河里嬉水、扑通，很张扬地呱呱叫。低调的是蚯蚓四脚蛇之类，地气催醒冬眠，它们又在忙乎什么呢？

一年中，这样的节气很诱惑人的，生物钟也在唤醒你切莫宅着，错过了春风一度，辜负了桃红柳绿。不要去那些个名声很响亮的地方，那如织的人流往往会让你兴味索然。那些藏在大山褶皱里，在1:400000之一的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小村庄，才是真正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只要离城十里，举目皆是风景。乡间的柏油路蜿蜒如蛇，粉墙黑瓦的村落，潺潺的流水，泛青的溪滩，在薄雾霭里时隐时现的小桥、牌坊、祠堂……；若细雨潇潇，则宛如在淡淡洇开的水墨长卷中行走。

一头牛慢吞吞地走进画面，牛背上已无横吹短笛的牧童；一只白鹭扑扑地飞来，单腿独立其上，丝纹不动。

小溪绕村而过，有几个不知是哪年留下的水埠头，残缺不全地半

伸到水中。石头是质地坚硬的青石，平整如砥，多少年的涤洗捶打，愈显光滑洁净，纹理可鉴。

水很清澈，稍有动静，成群的小鱼便不请自来，聚散依依，要想逮住它们则是徒劳的。不时地有落瓣的桃花顺水飘来，红的白的在水埠头边打旋转动，流连忘返。

一条两头尖尖小船在水埠头的不远处泊着，孤独、安静。它的主人恐怕已多少年没有眷顾它了，苔藓遍布船身，桨剩下半截，一件蓑衣已松散的不成样子，扔在渗水的舱里。一只野斑鸠斜斜地飞过来，落在船头东张西望。也许是这里太寂然了，蹦跳了几下，扑通扑通就飞走了。

沿水埠头石阶拾级而上，有一户人家掩在竹林后，门扉紧闭。好雨滋润，几畦蔬菜青春水灵，毛笋已拱出土表，拔节向上；山坡上的野蕨菜也正当发作壮茁之时，长出了毛绒绒的头顶。

阳光是笔，只要有两三个好日头的晴天，便可描绘出一个流金溢彩的世界，油菜花当然成为这里春天田野里无可争议的主角。它不属于平原地带恣意汪洋铺天盖地的那种，如同一幅画，总是恰到好处地把自己镶嵌在青绿色之中，有时也不妨把一条晶亮的小河作为自己栏沿框边。在一块块多层次不规则的土地里昂首怒放，就有了极强的韵律与动感，与老屋斑驳的马头墙相得益彰。

招蜂引蝶是必然的，蜜蜂嗡嗡，彩蝶飞飞，包括那些慕名而来、端着短炮长枪、忙得不亦乐乎的摄影发烧友们。置身其中，始而舒坦，然后眩晕，视觉与嗅觉的享受是全方位的。除了陶醉，很难有第二种感觉。

大妈们也纷纷沓来。她们的标配是丝巾、墨镜、太阳帽。五彩缤纷的丝巾是最好的道具，展开是一面旗，收起是一朵花，搔首弄姿是必须的。

两只长长尾巴的大鸟从花丛中飞出，抖落下片片花瓣。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从弯弯曲曲的田埂跑来，一撮黑色的头发在金色的平面上或有或无。他手里挥舞着一段新折下的柳枝，旁若无人，在春天里高高扬着。一条灰狗从大道上窜下来，讨好地对他摇头摆尾，跟前跟后地走进田边的一个农家小院。

院门被几株桃树簇拥着，树矮矮的，枝条却很舒展；桃花怒放，红妍点点；一枝梨花则从墙内探出头来，杂乱出朵朵雪白。

最惬意的还是独自一人置身在这广阔的金黄色里，有一种像一叶小舟飘浮起来的感觉，身心皆变得轻柔羽化。刹那间的恍惚中，会想起这样的诗句：闭上双眼，我寻找的世界依然梦一样遥远。若隐若现，梦里的画面一片金黄……

早春，荠菜当仁不让地坐了野菜的首席。春寒料峭，它们冻得红紫的小脸悄悄出现在麦田、菜地和小树林的空地上，小瓜子样的叶片儿紧贴着地皮，紫褐、枯黄或者黑绿花色，混在枯草或者泥土里，像穿了一身迷彩，很难被发现。此时北方的大地看上去依旧苍黄，雪还未化完，土松了些，荠菜的锯齿花手掌，招来了活泼泼的风和活泼泼的小孩。

剥荠菜算一桩正事，为着一碗清汤面的菜香，小孩子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往野地里撒欢。一冬的咸菜疙瘩大白菜老酱豆子都吃厌了，身上散发出陈味，吃了香喷喷的野荠菜，简直就像把生机勃勃的春天领进身体里，人也神清气爽起来。

荠菜不容易得。野地里长得跟荠菜差不多的有好几种野菜，有的叶子背面披着白毫，有的叶子稍微宽大一些，味道苦得多。拿不准的时候就掐叶子揉揉，辨一辨味道。荠菜贴地长，很难拔，人最好蹲下来，用直刀从叶片下插入泥中将根铲断，可以保持荠菜叶完整，嫌蹲着太累人，用镐头刨，往往会把叶片刨碎。好在小孩子不怕衣服脏，扑通直接跪在地上，铲起来就快多了。

荠菜好吃却难洗。剥荠菜容易，可择荠菜麻烦，小孩子可没耐心。打着剥荠菜的幌子，甩着竹篮子漫天野胡乱跑，可以像树上的麻雀成群结队叽叽喳喳，可开小差撵野兔子掏喜鹊窝，被寒冬箍住的身子像小河解了冻，要蹦要跳。可是择菜要细功夫，要静下心来，母亲都不行，得老祖母。

早春的荠菜看起来很瘦小，但它抓住大地的手非常有力，铲子把荠菜根一切断，像剪断了脐带，平贴地面的叶子弹簧一样砰地卷起来，紧紧抱住焐了一冬的干草，根上的泥巴还粘着几片干枯的老叶子。

孩子们安顿了小板凳，把老祖母请来，太阳下一棵一棵择，泥巴，草叶，还有混在其中的杂草，都要剔出来。奶奶想着跟孙儿唠叨几句，他们早跑得没了影子。

荠菜的味道真好闻，像春天开的花，甜中带香。别看鲜嫩的时候五彩斑斓的模样，下了锅，立刻碧绿碧绿的。包馄饨炸春卷不必说，就是放一点做汤下面，也会满锅的春意盎然。

今年春节，路过北方一个农贸市场，见到了一堆嫩生生的小荠菜，卷着花花的叶子，拖着异常粗壮完整的根须，雪白的根足有三四寸长，好像古代女子长长的银簪子，无数条簪子在阳光下闪耀，晃得人心惊。那天很冷，荠菜上了冻，卖菜的老

奶奶戴着大口罩，棉衣的帽子捂着梳得一丝不乱的白头发，两只粗大的手握放在膝盖上，也不吆喝，笑眯眯地看着人们走来走去。我站着看了一会儿，荠菜太好看了，老奶奶也好看。问了价，本来不打算买，嫌择菜麻烦。老人随意抓起一把给我看，说她一根根挑好洗净的，回去清水淘两遍就可以下锅。这么多荠菜得费老人家多少时间呀。我问她不用准备年夜饭吗？花这么多时间弄荠菜。她笑，说儿子媳妇都回来了，年轻人弄饭，她吃现成的，那密密匝匝的皱纹里满是笑意。

荠菜洗好煮开之后，叶子更细小了，锅里好像都是白净的根。起初担心荠菜这么长的根吃起来会不会像草又老又缠人，第一口下去，根竟然非常的鲜嫩，和叶子一样嫩，又有种粉糯的香，是那种经了霜雪才能体味到的敦厚的滋味，比叶子更有韵致。

它让我想起早春长江流域的另一种野菜——藜蒿。野生藜蒿有一种菊科独有的清冽，经了冬的紫红茎芽，又香又脆，却是挑配菜的。它最好是和腊肉一起炒，腊肉也是寒风吹冬日晒转化得来的腊味香，和藜蒿芽炒，才能激发藜蒿更加清冽的浓香，香味和香味的融合，口感一浪席卷一浪。这道令人大快朵颐的名菜，也有它的菜根版。腊月里，我曾在鄱阳湖南矶山岛上吃过藜蒿根炒腊肉，肥白的藜蒿根，菲薄透明的腊肉片，配上红椒丝，很好看。初闻起来和藜蒿芽的味道很像，但吃起来没有藜蒿芽的爽脆，也是粉糯的甘香，像冬天灶膛的余火，有种不动声色的柔暖。

荠菜根和藜蒿根，看似风牛马不相及，但同在地下蛰伏熬过漫漫寒冬，相似的甘甜粉糯是大地的滋味，它们是冬天送给早春的礼物。



魏芳芳，现居上海。有散文小说散见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当代人》《安庆晚报》等报刊，有文章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等选载。